

警惕道德说教陷阱，文学伦理学批评应有新思考

——以《榆树下的欲望》为例

何雨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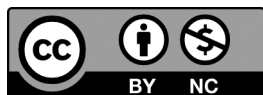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摘要 | 传统文学伦理学批评家认为，文学作品需要为社会负责，应重视文学的教诲功能，从伦理批评而非道德批评的角度挖掘文学的道德价值。然而当下部分学者却将道德批评和伦理学批评混为一谈，无视伦理学基础，将是否具有道德价值作为评判文学好坏的标准，强调文学必须具备发人深省的教诲功能，为批评而批评。然而，文学具备道德教化功能并非必要之事，提供的道德价值也因因人而异，本文以戏剧作品《榆树下的欲望》为文本基础，进行探讨。

关键词 |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批评；道德批评；《榆树下的欲望》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榆树下的欲望》是由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于 1924 年创作的一部伟大戏剧，该剧被认为是美国戏剧史上第一部悲剧，也是奥尼尔个人的最高成就。但该剧却因为其强奸、乱伦、杀子的情节饱受道德争议，也因此曾遭受封杀。对于文学作品的道德伦理审视一直是批评家活跃的领域，但文学伦理学批评提

作者简介：何雨凡，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文章引用：何雨凡. 警惕道德说教陷阱，文学伦理学批评应有新思考——以《榆树下的欲望》为例 [J]. 社会科学进展, 2023, 5 (2) : 96-103.

<https://doi.org/10.35534/pss.0502010>

出，应从辩证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的道德价值，切忌为了批评而批评。

1 文学伦理学批评国内发展概况

作为中国本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借鉴、吸收伦理学方法基础上融合文学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用于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1]该方法由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于 2004 年提出，创立以来受到国内外文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被众多学者运用于文学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伦理学有关联，但却不能完全等同，伦理学研究的是道德问题，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研究作者虚构的艺术世界，即虚拟社会的道德现象。聂珍钊教授认为，对于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现象，要用历史辩证的方法对其道德价值进行阐述，既要考虑文学作品中虚拟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又要用现实社会的道德标准对道德现象进行价值评价。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不同还在于前者坚持从艺术虚构的立场评价文学，后者则从现实的和主观的立场批评文学。^[1]然而，部分学者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文学时，一是倾向道德批评，忽视文学自身构建的艺术虚拟特征，仅用现实世界的道德价值观去批评文学创作；二是过度强调文学作品的道德教化功能，以是否具备道德启示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

传统文学伦理批评家认为，文学始于人类表达伦理意识的诉求。为整理生活经验并形成各种生活规范，人类用文字和文本的形式创制了文学，而文学则一直发挥着道德教科书的职能。^[2]正是因为这一点，相关学者便以教诲代替审美作为文学的本质，高估文学的教诲作用，只要谈到文学，总会用道德的标尺去衡量其价值，一味地进行道德阐发。国外学者早在 20 世纪末就对文学伦理批评是否符合文学本体属性进行过辩论，最终认为文学的审美属性与伦理属性息息相关，文学伦理学批评之于文学研究意义重大。但道德教诲绝非文学的必要功能，批评家不应要求文学作品必须具备道德警示的作用。笔者认为，文学作品是自由的艺术创造，本就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存在，从文学伦理批评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应从虚构和现实两个维度出发，进行辩证的评价。再者，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文学研究的价值值得肯定，但过度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则有失偏颇。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创作的震撼人心的欲望悲剧《榆树下的欲望》

就曾因道德问题备受争议。该剧涉及通奸、乱伦、杀子等一系列不道德情节一度遭到禁演。本文将该剧作为文本基础，结合笔者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的两个思考，解读《榆树下的欲望》的伦理价值。

2 伦理学批评角度解读《榆树下的欲望》

《榆树下的欲望》讲述了 19 世纪中叶，卡伯特一家为了争夺农场而互相残害的故事。老卡伯特深受清教思想的影响，放弃了西部肥沃的庄稼，听从上帝的召唤回到乱石之地，在坚硬的荒野之上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农场。对于老卡伯特来说，农场重于生命，他不仅把他的一生奉献给农场，他的两任妻子也因繁重的农活辛劳而死，并且他的三个儿子也被捆绑在农场上。老卡伯特的冷血残忍让小儿子伊本对其怀恨在心，伊本坚信农场是母亲的遗产，这片承载着血汗的土地应该由自己继承，因此一直想与父亲争夺农场。为了报复冷酷的父亲，伊本偷走父亲的金币，企图用钱说服自己的两个哥哥离开农场，私吞农场的继承权，并且与父亲的情妇通奸。而老卡伯特第三任妻子艾碧的到来，彻底激化了父子争夺农场的矛盾。75 岁的老卡伯特再次听从上帝的指示“走出去，去寻找，去发现！”，于是他离开家一个多月带回了仅 35 岁的艾碧。艾碧年轻漂亮，充满活力，她身材丰满，双眼充满了欲望和野心，嫁给老卡伯特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想通过婚姻得到老卡伯特的农场。艾碧对农场强烈的欲望让伊本感到威胁，而年轻继母身上浓烈的性张力又让伊本着迷，因此伊本又与艾碧通奸，并且两人还有了自己的孩子。然而，无论是伊本还是艾碧，两人最初情欲的出发点都是夺取农场，并且报复老卡伯特，新出生的婴儿也是为了得到老卡伯特农场的工具。老卡伯特为了挑拨艾碧与伊本的关系，揭露艾碧用伊本的孩子来争夺农场的诡计，而该剧也迎来了高潮，艾碧为了证明对伊本的真挚感情，亲手杀害了他们的孩子。

文学把现实世界虚拟化，用艺术的手法重现现实社会。《榆树下的欲望》的故事发生在 19 世纪新英格兰的清教社会，却是 20 世纪中期美国社会虚拟化的作品，反映了旧伦理不再适应时代发展，而新伦理又匮乏的社会事实。奥尼尔曾说“旧的上帝死了，科学和物质主义并没有给生活带来任何新的美好的意义。”正是深感时代的危机和不幸，伟大的剧本诞生于奥尼尔笔下，引发人们对物欲横

流时代的深思。如果仅从道德批评的角度切入这部作品，老卡伯特对妻儿的剥削，面对财富表现出的残忍冷酷；小儿子伊本为了农场对父亲的忤逆，为了报复父亲而与继母通奸；艾碧为了私欲与伊本乱伦，亲手杀害自己的孩子……这些行为都有悖于当前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观，每一个人物都被打上不道德的标签，警示人们必须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聂珍钊教授认为，道德批评侧重对人物自身行为和其结果进行评价，而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分析和阐释行为产生的伦理道德原因。因此，对《榆树下的欲望》中人物行为的分析和阐释应该回归到19世纪，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清教主义开始强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囿于财富的聚敛反映了个人美德和上帝的赐福，贫穷和失败则是对罪人的惩罚这样的清教伦理中。^[3]

勤劳简朴，积累财富，老卡伯特一直遵循上帝的指示，在清教伦理的影响下开发农场，辛勤劳作。一方面，老卡伯特被刻画成典型的冷酷坚韧的清教徒形象。“卡伯特有七十五岁了，瘦高个子，衣服钢筋铁骨，很有气力。由于长年劳累，肩胛弯了。他的脸就像岩石雕刻出来的一样，粗糙、坚硬。脸上有一种踌躇满志的神气”（奥尼尔，129）。他是一个完全顺从上帝的清教徒，他“遵循上帝的意志，像他的仆人一样”（奥尼尔，146），从石头里培育出庄稼，上帝便与他同在。因此，在上帝不断地规训下，农场成了他生命的全部，等同于上帝的存在。然而，上帝领导他创造财富，却不能带给他温暖和幸福。清教伦理强调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忽视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未能给人们提供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应有的普遍准则和伦理规范，所以造成了卡伯特与亲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家庭的破碎、亲情的疏离就是卡伯特最终的结局。^[4]清教伦理在当时指导人们追求财富，积累财富，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维系，因此剧中的每个角色都在不择手段地累积财富，人和人之间充满了猜忌和怀疑，对于老卡伯特来说，自己的妻儿甚至都不如陪伴他多年，为他耕作的一头老水牛。另一方面，老卡伯特拥有三任妻子，并且与妓女明妮有染，这违背了清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不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

同被清教思想操控的伊本和艾碧，也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逐渐迷失他们的伦理道德。对于伊本来说，田庄就是母亲，获得了农场，他才能平衡因为父亲的自私冷酷而失去母亲的苦痛。清教伦理中的父权主义压迫着伊本，被自己的父亲当作牛马般奴役，农场则是老卡伯特权力的象征，夺走农场，并与继母通奸，

不仅是伊本对父亲的报复，也是儿子对父权压制的反抗。而同为被父权压制的艾碧，从小失去父母成为孤儿，婚后丈夫又是个酒鬼，“除了干活以外什么都没有”，后来孩子和丈夫都死了，成为寡妇的艾碧也只能做帮佣，给别人干活。没有财富，没有土地，走投无路的艾碧这时遇上了七十五岁的老卡伯特，嫁给老卡伯特完全是艾碧出于对拥有农场的私欲，她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是我的田庄——这是我家——这是我的厨房”^[5]。（奥尼尔，233）强烈的物欲教唆艾碧和伊本乱伦，她企图靠伊本怀上一个儿子，欺骗并夺走老卡伯特的农场。《榆树下的欲望》剧中的三位主角皆受清教伦理的影响，为了追求财富使出浑身解数，他们既遵循着清教徒的伦理，又违背了时代的道德法则，所以最后都受到了道德的审判。艾碧因为杀害自己的孩子，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伊本与艾碧乱伦生情，在最后关头选择和艾碧共同面对死亡；老卡伯特虽然守住了自己的农场，但他将终身孤苦伶仃，感受不到人世间的温暖，只能同一头老牛和他心中的上帝相依为命。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现实和虚拟世界两个维度出发，对文学中的人物行为进行解释阐述，并对文学作品的道德价值做出判断。与道德批评不同，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考虑作品中虚构的社会伦理观对角色人物行为的影响，而道德批评则用现世的标准去批判人物的道德行为，并且从中总结得出对现实社会的道德启示；道德批评的目的是挖掘文学作品的道德教诲功能，教导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对比虚拟与现实两个不同的世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出发，评价而非批评文学作品中的道德伦理现象。传统文学伦理批评家明确提出了伦理批评不同于道德批评，但却从伦理批评的角度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和其教诲功能，并以此作为批评的基础，笔者认为如果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最终归宿仍是道德教诲，那与道德批评就别无二致。部分伦理批评家过分拔高文学作品的道德教化作用，在评价文学时首先提出一个道德范式，继而从某部文学作品中寻找是否存在此观念，以此为基础评论该作品的优劣，将道德批评和伦理批评混为一谈，给文学作品贴上“道德标签”，用简单粗暴的道德法则取代欣赏文学的审美机能。举凡对文学伦理批评仍怀揣好感、葆有信念的批评家又都明白，沿袭许久的说教式训诫式批评业已走上穷途末路，^[6]不同时代

的“伦理”观都具有时代的指示性，它能帮助读者回顾思考现实世界的繁琐日常，并做出具有个人风格的生活选择与价值判断。

3 道德教诲并非伦理学批评的归宿

国外理论家波斯纳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道德教诲功能明确提出，文学与道德教诲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确定性的依附关联，文学无从证明自身在道德教诲方面较之其他类型的文本足以显示出更强劲的优越性，许多不具有道德意义的文学作品也成了经典佳作，如济慈、华兹华斯等作者的自然书写^[7]。不过学界应承认文学存在教诲功能，并且文学的教诲功能还携带不定性。正所谓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自身的道德认知、阅读技巧，以及审美感知影响着他们对文学中所蕴涵的道德教诲的辨别与体会。有人会批判《榆树下的欲望》剧中老卡伯特对妻儿的剥削，也有人认可这位清教徒征服这片无情土地的坚韧与决心；有人痛斥艾碧与伊本的乱伦之恋，也有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歌颂艾碧不畏父权，追求财富和爱情的勇气。文学作品确实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道德变化，抑或是积极，抑或是消极，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这都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属性，若强硬地给出一套道德标准，便是扼杀读者欣赏文学作品的自由。再者，为了避免掉进传统道德批评的陷阱，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文学作品的整体评价，既不能仅视其对于读者既有伦理价值观的维护情况而定，也不能单凭真实作者的道德品质为参照。^[8]过往批评家过分关注作者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所持有的伦理道德信条对于其叙事之建构、制作、表现的塑形作用，^[9]导致了伦理批评重心的转移。例如，当谈到尤金奥尼尔，批评家总是喜欢将其作品中的悲剧情节及道德现象归结于奥尼尔吝啬的爱尔兰父亲和幼年丧母经历对他的影响，站在批评家的角度指出作者的道德立场。然而，奥尼尔也不赞同将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情节上升至道德批评的层面，在他看来“没有好人或坏人，都是人，事情也是如此。作好坏之分是愚蠢的”，没有必要在剧本中专门为什么人打抱不平。^[10]他创作的初衷就是展现各种各样的人性，将生活的多样性呈现在读者眼前，引发读者对时代的思考。正是文学道德启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才使文学作品的研究具备可塑造性，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也充满多样性。

4 总结

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作品中的现象进行研究，必须要坚持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历史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同时，它也并不排斥结合当下社会新的伦理观研究对比过去的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用现在的伦理价值观去审判、痛批过去的文学，而是对比不同伦理环境下的同一事实，发掘不同的伦理价值，为我们的时代提供镜鉴。并且，文学伦理批评不应夸大文学的德育功能，诚然，文学的发展不能背离社会的基本伦理法则，但过度强调文学的社会道德说教效益，为批评而批评，不仅扼杀了文学文本的多样性，更是对文学自由和其艺术性的道德绑架。因此，采用正确的历史主义态度，辩证地看待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才能继续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 [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6, 28(2): 8-17.
- [2]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 1(4): 6-15.
- [3] 叶青, 黄文. 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象征艺术手法探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6): 119-124.
- [4] 马永辉, 赵国龙. 伦理缺失·道德审判——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的《榆树下的欲望》[J]. 齐鲁学刊, 2007(5): 111-113.
- [5] 尤金·奥尼尔. 奥尼尔剧作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4.
- [6] 韩存远. 英美文学伦理批评的当代新变及其镜鉴[J]. 文学评论, 2021(4): 86-94.
- [7] 韩存远. 当代英美文学伦理批评的合法性论争——以布斯、努斯鲍姆、波斯纳为中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1(10): 166-172.
- [8] Booth, Wayne. Why Banning Ethical Criticism is a Serious Mistake[J].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998, 22(2).

- [9] Berys Gaut. Art, Emotion and Ethics [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68, 108.
- [10] O · Cargill, N · Fagin, W · Fisher. O'Neill and His Plays: Four Decades of Criticism [M]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1.

Beware of the Trap of Moral Lecturing, and New Thinking Should be Given to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Taking *Desire under the Elms* as an Example

He Yufa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Abstract: Critics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ethics believe that literary works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ociety,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explore the moral value of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criticism rather than moral criticism. However, some scholars now confuse moral criticism with ethical criticism, ignore the ethical basis, take whether there is moral value as the standard to judge literature, and emphasize that literature must have a thought-provoking function to criticize for criticism. However, it is not natural for literature to have the fun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moral value is personal. This paper takes the dramatic work *Desire under the Elms* as the text basis to discuss.

Key words: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Ethical criticism; Moral criticism; *Desire under the Elm*